

王安忆 著

启蒙时代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↓ 24

1572-C2

启蒙时代

王安忆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启蒙时代/王安忆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ISBN 978-7-02-006035-1

I. 启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26298 号

责任编辑:杨柳 装帧设计:何婷

责任校对:段志坚 责任印制:董文权

罗翠华

启蒙时代

Qi Meng Shi Dai

王安忆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7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.875 插页 3

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30001—35000

ISBN:978-7-02-006035-1

定价: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61
第三章	101
第四章	169
第五章	215
第六章	286

第一章

1. 小兔子

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，南昌他们来到了这个市区中学的操场上，骑着自行车。这所中学坐落的街区上，有着许多梧桐树，落了叶，裸出壮硕的枝杈，在空中交错伸展。日光就从上面照下来，投在地上疏阔的影。南昌他们一行自行车，就是从这影里驶过来的。

你很难想像经过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飙之后，这城市还会有这样清爽的面容。可真是这样的，而且，革命洗去了铅华，还它一些儿质朴，似乎更单纯了。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换新了，新名字有股幼稚劲，比如“反修”，比如“红太阳”，比如“战斗”，直白至此，倒有几分胸襟。橱窗里的摆设从简了，几乎没有装饰，商品也是最紧要的

几样衣食,出于风趣的性格,这些物品都摆出些噱头。比如,水壶和书包搭在一起,有一种远行的意境,药品边上放一个红十字医药箱,是服务大众的志向。虽是稚拙的,但是,却散发出俄国知识分子民粹派运动的气息。因为谁也不会相信,一个社会的思想会简单至此,除非是出于某种理性的选择。昔日大幅的电影广告栏里,现在是标语的大字。电影院自然还是拉着铁栅栏,门庭冷落。行人的装束显见得是寒素了,这倒无大碍,寒素就寒素,问题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,很有点滑稽。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点都会气,谈不上有什么信仰,如此虔敬地佩戴着这枚像章,难免流露出嘲讽的意味,其实他们是严肃的。大约也因为此,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,就弄成了闹剧。就像运动开初时的“破四旧”,你看满街疾走着裤脚被剪开、手提尖头皮鞋的赤足人,还有三轮车——这是最有趣的了,车上的摩登男女,如今披头跣足,神色凄惶。好比是歌剧中的谐谑段落,动机忽一转换,郑重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,可是,内中严峻的实质还是存在着。由于它的存在,才能和表面的戏谑形成幽默,否则,就不过是瞎胡闹了。这种酷烈的内质,一旦翻上来,那就令人瞠目结舌。就比如与“破四旧”接踵而来的抄家、游斗,甚至,从沿街的高楼坠下来的自尽者,这就带有血腥气了。这城市笑不出来了,因为它虽则浅薄了一些,但绝不是轻浮,它以意外的沉默藏住惶悚不安。不知从哪一天开始,有一些门扉上贴出了盖有红印的告示,告之某人因受错误路线迫害去世,现给予平反昭雪。这告示似乎对这城市触动不大,并没有唤起对公正的信任,相反,它使得世事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,更没准头了。这城市有足够的洞察力,洞察的不是历史那样宏伟的东西,而是世道人心。在此,戏剧从谐谑的部分走出,回复到全面的正剧色彩,那不正经的部分作

为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,储存在那里,预备我们需要时来采取。这城市持续着的沉默,并不那样凝重,多少含有一些儿学乖的意思,也就是审时度势。这一段沉寂的日子,同时也是喧嚣的,大串联将全国各地的少年学生带到这里,水似的漫流。此时此刻,夜晚弄堂里的摇铃人,声声告诫的“火烛小心,门户当心”,就格外的有含意了。你会觉得,这城市警醒得很,而且,守持很严。好,现在,大串联的人流退潮了,革命暂时间尘埃落定,小学积压了一年多的毕业生按居住地段分进了中学,中学积压的毕业生还没有去向,所以就依然留在学校。这种积压使得学校、街道,以至于整个社会突然间壅塞了少年人。学业已经中断,学生运动也消停下来,这些少年人猝然惊醒,发觉自己身处一个漫长的假期之中,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

南昌他们几个,都是在这城市边缘或者郊区的寄宿中学就读。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,全市范围内排名前列,高分才能录取。同时呢,缘于某种政策,也适度收录了这城市里所谓高级干部的子女,南昌他们就属于这类学生。他们原先是有些屈抑的,由于成绩算不上最优等,生活习惯比较简朴,甚至,说话还带乡土口音,因为才从老家出来不久,或者家中有一位山东老奶奶。当然,他们也带来新的格调,比如,说普通话的风气,这些学校不流行沪语与他们有些关系。他们的被服用品多半出自军需和供给制度,朴素里就捎带有特权的意思了。但总的来说,他们声色平平。一直等到一九六六年夏天,这场革命起来,突然间,他们成了主角。就在某一天里,他们这些人,齐刷刷地穿上了军装,显见得是父亲的旧军装,领口有军衔领章的印记,洗白的布面,肥大的腰身和裤管,拦腰系一根皱了皱的牛皮带,臂膀上套着红袖章,上书“红卫兵”三个

大字。此时,尚无派无别,“红卫兵”天下一家,像南昌他们,理所当然子承父业,带领起革命的潮流。平时不打眼的黄巴巴的小脸,骤然间容光焕发,个头都长了,也正巧是发育的年龄,精神受了鼓动,长势就蓬勃。他们一个个变得能说会道,而且言语风趣,连表情也生动起来。他们成了校园里的著名人物,辩论、批判、斗争、大字报,都由他们发起。就像一种遗传的禀赋,他们似乎个个是天生的政治家,把得住革命的脉搏,当然,也是得天独厚,能预先了解动向。每个学校都是这伙人起事的,提出的口号差不多,运动的方式也差不多,所以,这无政府的时代,就好像有组织有计划地来临。很快,他们就将运动推广到各学校之间。这些人,彼此好像是亲戚,又好像同属教派中的一门,一旦见面,只需言语几个回合,就对上口令,认识了。于是,这支军绿色的队伍很快汇合起来,到八月十八日那天,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,这里的红卫兵也从大街小巷往人民广场奔腾,真的是滚滚的“铁流”。

然而,这辉煌的一刻转瞬间成了历史,乾坤颠倒,他们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对象。正合了那句话: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他们创造的血统论,正好用来反对他们自己。于是,热情变为愤怒,但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激越。他们加入进大串联的人流,却是这盲动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,北上,去政治中心首都,希望在那里找到答案。可是,茫茫北京城,答案在哪里呢?他们到中学、高校、研究所、政府机关看大字报,开始还有点新鲜劲,因大字报的章句口吻,就像是了解内情,所用的理论也很高深。可是看多了,又觉得不过是口气大一些,这些墨汁淋漓的大字就叫他们看花了眼睛。他们在北京的校园里徜徉,北京的校园气魄可是大,如此辽阔,红墙绿柳,往来着的同样是军装,可做派却大不同。腰里并

不系皮带,就这么松垮着,很显得潇洒。军帽也是有戴无戴,发式理成平头,说的普通话是清脆的。最重要的,军装们往往骑着自行车,燕子般地剪着车轮,飞快地翻过去,忽又一刹,停住了,并不下车,只是一脚点地,站一时。还有的,骑着骑着,后车架上忽跳上一个人,或者,一只手脱开把,人跳上了前车杠,斜坐着,再继续向前。革命的风度多么不同啊!他们大多有一些叔叔伯伯的关系,就寄希望在那里能联络上北京的同志。至于答案,他们似乎已经放弃,这京城有一种别样的气质迷住他们了。一种什么样的气质?宏大、堂皇,俨然所代表的历史的正传,恰是他们所属。他们去到那些国家部委里,看见他们所寻找的叔叔伯伯的名字,被七颠八倒地写在大字报上。倘若竟能够找到叔叔伯伯的家,又大多是空巢,小孩子都不知上哪里去了。院里边也有些着军服的少年人,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驶过,好像没有他们这些人似的,令人不由得畏缩起来,深感是来自远地的边民。结果,他们并没有和这政治中心联络上什么关系。但是,他们也不是完全一无所获,他们带回了一个组织的名字,就是“联动”。

至多是两个月,或者三个月之后,他们中的几个就被公安机关拘捕了。这段日子,被他们机密地称作“红色恐怖”。很奇怪地,这个危险时期没有让他们消沉,反而将前阶段的失意心情一驱而散,甚至,从某种方面来说,他们更满意眼下的处境。这样的处境更合乎革命的特质,造反的特质。他们骑着自行车——此时,他们也有了自行车,军装洗得更白,撤了皮带,头发推短,他们的面容显得坚毅,目光深邃,流露出革命转向低潮时的警觉表情。这一切都表明着阅历,他们成长起来了——他们骑着自行车,默默地行驶在人流中。他们的父母在受冲击,他们的同志在拘押中,革命应该向何处

去？前途迷茫。前后左右的人群，就如盲目的蚁群，忙碌于生存之计，他们则替众人警醒着危险，思考着前途。他们是孤独的，但并不表明他们对众人不关心，相反，他们爱他们！然而，就像方才说的，严肃的正剧又走入了谐谑的段落，拘押的人释放了，经调查，他们与北京的“联动”无丝毫干系，为方便称呼，他们被名为“土联动”。也有可能，这是出自北京方面的创造。这结论应该是令人放心的，可狱里狱外的人，感受均非如此，事实上，他们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现在，形势似乎好了些，但就个人来说，似乎又灰暗下来。就是这时候，南昌他们去往市区这所区级重点中学。

阳光从枝条间投下，在他们脸上身上画了疏淡的影，光的部分则格外明澈。他们的面容明显舒展开来，有了笑意，但这笑意里含着讥诮。正和前一阶段相反，那时候是严峻的，但却散发出仁爱的光辉。现在，他们多少有一些儿颓废呢！难以想像，历史如此迅速地在他们身上走完了一个周期。他们还不过只是少年，倒有些沧桑了。他们这一伙，穿了旧军装，脚上是带马铁的军靴，有的是一人一辆，有的是一个带一个，骑了自行车，从梧桐树下的街道驶来，是相当醒目的。他们清脆的普通话引得路人不由回头，心下狐疑，是不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？倘若是北京的红卫兵，那就意味着这城市又要掀起一场狂飙。在这城市的中心区，生活又已恢复了平静，昔日殖民时期的法式建筑，那些旖旎的线条、雕饰，依旧流露出奢华的情调。格局虽然不大，可惟其格局小，有些小趣味，才在这大时代里得以偏安一隅似的。在这澄澈的光里面，镶着纤细的暗影，看起来娇媚可人。街道是蜿蜒的，适合人步行，自行车就显得凛然，带着股征服的气势。奇怪的是，体积更为庞大的电车却并不逼人，它沿着天空上横贯的电线行行地走，偶尔间叮一声，声明要

拐弯了，也很适合蜿蜒的路线，因为彼此有照应。晶亮的阳光缀在枝节上，这种树的枝节是比较圆润的，反射光线的面就柔和一些，还像洒染似的，散开来，于是，空气中就有了一层光的氤氲。南昌他们就从氤氲里走来。此时，他们的心情也是清明的，他们也似乎不大相信，经历了那么多跌宕起伏之后，看出去的景物还能是如此亮丽。

现在他们已经行驶在所要去的外面了，铁栅栏正沿了街角弯过去。他们这些人就读的寄宿学校多是在近郊地方，占地比较大，有壮观的校门，校舍的楼体也是壮大的。而这所坐落在市中心区的学校，格局小还不说，与街面接得如此近，再有，学校的建筑似乎本是另外一种用途，后来为了适应需要才改为学校的。这样一来，看上去就不大像学校，而是像，像什么？像民居，当然，比较豪阔的民居。当他们接近校门口的时候，又看到奇异的一幕，一个男生在前边跑，后边追了一群男女学生，臂上佩了红袖章，嘴里叫着：“捉牢伊！捉牢伊！”被追的那个绊了一跤，膝盖磕在人行道的边缘，立刻跛起来。他的脸色一下变得愠怒，伸手招了一辆三轮车，跳上去就拉远了，剩下那帮人在后边跺脚。南昌一伙不由哈哈大笑，革命在此演化成这般庸俗的戏剧，他们始料未及。他们立刻给出了三个字：“小市民！”

他们来到这里应小兔子的邀请。像小兔子这样的干部子弟，在这学校里也有，却是呈分散状态的。还有，怎么说呢，他们似乎已经被“小市民”同化了。这所中学在区里排名第一，事实上，却收取有相当数量市级重点分数线上的学生，他们多是出身自不纯成分的家庭，比如工商业主，有某种历史问题，社会关系复杂，等等，体现出阶级社会的特性。也因此，这所学校就有了一种中产阶

级的气息。学生穿着整齐,甚而至于摩登,肤色白皙,态度矜持,表明着生活的安稳优渥,同时也表明他们所在阶层的保守。当小兔子引来的这一帮人物,鸠占鹊巢似的占据了操场中心,他们的旧军服、军靴、自行车,黑黢黢的脸,嬉笑开来,露出的雪白牙齿,这一切无疑都焕发出昂扬的风范,包含有开放、青春、时代感,还有权力。相形之下,这所学校的学生不由显得孱弱了,他们很自觉地退到操场边上。阳光非常清澈,而且在逐渐加强,他们跨骑在自行车上,偶尔移动一下。只有小兔子,以一种奇怪的姿势,就是说坐在后车架上,脚伸向前去够住踏脚,缓缓蹬着,在他们中间穿行。他处在发育期,纤细的身躯,拉得更长而且柔软。他长了一张清秀的鹅蛋脸,甚至有些甜美,此刻他温驯地微笑着,就真的像一只小兔子。他的气质似与南昌那一伙人很不同,是不是濡染了这学校的风气?然而,事实上,那一伙人要仔细追究,也各不相同。

2. 南昌

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,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,曾跟随去中央工作。不久,这位领导却因涉入一起分裂事件,清除出党,他便也调回上海。此时,华东局已撤销,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,保留了原先的级别,但是个虚职,事实上,已是赋闲。其时,他方才三十六七岁,正值当年,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,心情是消沉的。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楼房内,是日本占领时期

为本国侨民造的住宅，开间比较逼仄，楼层也较低矮，光线就暗了。墙纸本来是杏黄底，有白色的曼陀罗花，年深日久，都模糊成一团土黄，有的地方剥落了，并不补好，好在颜色和墙皮接近，倒也不显眼。应当说，还有几分娟阁的情调。像这样常是处于迁徙中的家庭，自然没什么家具，简单的几件都是从单位里租借来，然后又折价买下，白木上边钉着编号的铜牌，留下军旅的风格。地板是每季度房管所上门打蜡，蜡扒拖得锃亮，水曲柳的木纹就像水波，因为家具少就显得面积大，反光都映到天花板上了，是这套公寓中的簇簇新。墙，地板，家具，这几样其实各有特色，并在一处却觉得十分混乱。可是，上海的公寓里就是藏着许多这样古怪的居室，住在里边的人，因为对城市生活——进一步说，对安居的生活没有概念，所以并不以为不妥，兀自按自己的方式过。时间长了，倒又创造出一种粗放型风格，可兼容并收各种元素的。而且，因自有一股热烈向上的气派，就更显其轩朗。你推进这样的公寓，只扑面而来的葱韭蒜辛辣，就可将这都会城市的绮靡婉丽扫荡一净。然而，在南昌的家里，气息似乎有些疲了，缺乏力量创造新的性格，于是，那几种不相谐就孤立着，互不相干，变得寥落了。

因为人口多，所以这套三四个房间的公寓并不显得宽敞，每个房间横七竖八架着没有床架的床板，只有父亲的书房例外。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间，几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张书桌，一把藤椅，依墙一具书柜。贴了房门后边，是一架行军床——父亲很早就和母亲分床了——于是，又过于空旷了。这朝南的房间，窗户没装窗帘——这公寓里所有的窗户都不装窗帘，日光大豁豁照进来，不给人明亮的感觉，而是灰蒙蒙的，因为无数灰尘在光里翻卷。到了夜晚，就换成路灯照进来，也是大豁豁的。但到底幽暗了，而且角度

是固定的,就有了些照不到的地方,比如,几个墙角,书柜的侧面,房间变得宁静了,在宁静里,生出一点活跃来。父亲养了一只鹤哥,鸟笼挂在书柜的一角,白昼里安静着,到了夜晚,鹤哥开始发声。它不说话,用哨子般的声音哼歌,仅五个音符,却是一句完整的旋律,不知什么曲调的一个起句。它颇为从容地唱完一句,人们期待着下一句,可它依然是这一句,接下去,还是这一句,永远是这一句,结束在不稳定倾向的音符上,又单调又令人不安。父亲用口哨教会鹤哥这一句,不知是再没耐心教了,还是确实教不会了,鹤哥就只能唱这一句。在寂静的夜晚里,这声音很清亮,在各个房间穿行回荡。

他家孩子很多,每个孩子都按照这样的步骤成长:先是奶妈带,带到两周岁,进全托,从托儿所升至幼儿园,进寄宿小学,再上寄宿中学。所以,孩子们大半不是在家里长大,家里边的人又大半是外人,就是奶妈和保姆。这种家庭规矩都不是很严的,所以又招来别人家的奶妈和保姆。家里常常坐满了这些从乡下出来帮佣的女人,怀里端一个吃奶的孩子,或者拿着些针线,见这家的东家回来,便噤了声,等东家从她们中间走过,进自己房间,关上房门,才又一并发出声来。这些家庭的小孩子之间,甚至不能经常见上面,周日,这一个回家了,那一个恰巧要参加学校或者少先队的活动;那一个回了家,第三个也许正出麻疹或者生腮腺炎隔离住院;等到寒暑两假,大家终于都回家,可因为照应不过来,又分出一部分送回老家乡下去度假。所以,兄弟姐妹就形成亲疏不同的关系,有的感情亲密,有的形同陌路。南昌排行第三,上面是年龄高出一截的两个姐姐,与他自然就有了隔阂;底下倒是兄弟,年龄也贴近,却是一对双胞胎,形影不离,不免就将他排斥了;再下面又是一溜丫头

片子,又小,与南昌更不沾边了。还由于南昌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,且是在相对安定的一九五一年出生,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,不像两个大的,最初是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,后面一些的呢,也是一会儿托给这儿,一会儿托给那儿。父母在北京工作时,带去身边的惟一的孩子就是他。但即便是在父母身边,他也不见得就与父母亲近了多少,他们没有时间,似乎更没有心思在他身上,他甚至是比那些不和父母一起,却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孩子更要孤独。他常常是和外人尤其是成年人在一起的:奶妈、保姆、老师、父亲的公务员、司机——这又使他添了一种倨傲,看他的同龄人都觉着很幼稚,于是,就更孤独。而且,因是和父母最接近的一个,他自觉不自觉地,染上了沉郁的气息,他的父母,尤其是父亲,是沉郁的人。所以,南昌的幼年直至稍长成的少年,其实是在一种危险的自闭状态中过来的。幸运的是,就像方才说的,文化大革命初起,将这少年人的精神世界,突然开启了。少年期的抑郁,是需要契机来转变的。事实上也是走完了一个周期,这时候,倘若有正面性质的变故来临,就会将暗影一笔抹去。好比一下子从影地里走到阳光下,豁然开朗。南昌就是这样,他变得快活了。

无论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初,还是接下来的第二阶段,南昌的父亲都没有受到激烈的冲击。这意味着受到某种保护,同时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结束。但不管怎么说,非常时期里的安全终究是可喜的。有一阵子,父亲甚至开始教鹤哥第二句旋律。听父亲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,南昌才了解鹤哥那一句旋律的出处,是一首质朴的山歌。是父亲家乡的民谣吗?这段时间并不长,很快地,父亲放弃了对鹤哥的教授,重又阴郁下来。倒不是对安全产生什么疑虑,他的阴郁是整体性的,相当牢固,只可能因为暂时

的条件舒缓一下,结果还是要回进阴郁中去。无论父亲那一时的轻松,还是长期的阴沉,都使南昌不满,觉得和革命的气氛不符。父亲的形象就像一个隐士。以前,南昌并没有什么认识,他一直是被父亲的身影笼罩着,现在,他不是成长起来了吗?这样,南昌对父亲的心情就变得复杂了。一方面,他是因为父亲,才获得了革命嫡系的身份;另一方面,父亲又将他与时代隔开了。有几次,他从沿街窗户,看见底下过去的游行的队伍,红旗和锣鼓铙钹上的红缨在行道树的绿荫间涌动,可谓时代的象征。南昌觉着自己很幸运,生逢其时。事实上,每个人都喜爱自己的时代,自己的时代里,最不济的还有青春。当然,南昌的时代又特别地合青春的胃口,因有着过多的激情,多到有些盲目了,可连这,也是青春的性格。但等游行队伍从窗前的梧桐树下过去,回转头来,扑面是室内的暗和凉,南昌甚至嗅到一股霉味。他忽想起一句话:洞中方一日,世上已千年。他觉得这真是对他的家庭的绝妙写照。

这段日子,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。学校里停课,孩子们大多回了家,父母呢,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,都可以按时下班。晚饭时围一桌人,似乎这才发现,儿女们都长大了。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。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,可也很有趣。父亲脸上会露出一些难得的微笑,带着讥诮的喜爱。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轻时代?但是,即便是这样的时刻,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,而是像一个学习小组。那长者只是旁听,并不发言,吃完自己的一碗饭,便起身离席,不会为任何一个话题留下更多的时间。当他们离开,饭桌上的讨论还在继续,甚至更热烈,但实际上,却空洞下来,因为最重要的听众缺席了。他们都是在说给父亲听,竞相表现,以期受到注意。父亲在孩子心目中,无疑是

一位资深革命家。父亲的级别、在这城市的地位、他们从小得到的待遇，都标明了这点。而事实上，父亲的阅历、工作、处境以及心情，都是他们从未想过要去了解的。在新社会的教育下长大的一代，接受着简单的阶级思想，将人和事划分成抽象的类别。他们这样集体化的家庭生活，也不能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识，所以，他们的脑筋都是极其教条的。在热烈的饭桌上，南昌是缄默的一个，一方面是如前边说的，他的孤立处境，另一方面是，相比较而言，他与父亲间似有着一些默契，这默契是建立在破除迷信之上的。刚才已经说过，他觉得父亲不像革命者，而像一位隐士。有几次，当别的姐妹兄弟激烈辩论时，父亲的眼睛转向了他，显然是想听听他的意见，可他却将眼睛低下去了。在他内心深处，不相信父亲会拿他们的观点当真。这样，他与父亲的默契，其实就是一种巨大的障碍。倒是因为这矛盾的心理，才使他和父亲之间，比较其他子女，还略有些像一对父子。

他终究是不喜欢他的家的，他比其他兄弟姐妹更不喜欢他的家，因为更能体会家里的消极空气。当其他兄弟姐妹以骄傲的口吻谈论父亲的事业时，他脸上便露出讥诮的微笑，这就使他与父亲相像起来。在这一对父子身上，都有着一种类似无政府主义者的抑郁性格。但是，文化大革命的狂飙涤荡了少年一代的身心，它焕发了青春的激动，南昌的视野一下子明亮起来。他比正常时期更少回家了。学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战地指挥所的样子，撤去一些双层床，从教室搬来一些课桌椅，在房间中央拼起来，铺上一面红卫兵战旗，门上贴了“红卫兵司令部”的字样。他们就在里边开会、部署，还有起居。喧腾的一日过去——那是多么激荡的时光啊——白昼过去，夜晚的学校显得格外空寂，偌大一座院子里，只有一两